

夏日的海,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有活力的时候。

远远望去,波涛澎湃,浪花奔涌,一股渺远的辽阔感和浩茫感扑面而来,瞬间开阔心胸,愉悦情怀。游客如织,海鸥飞翔,在海面上划出优美的弧线;绵软的沙滩上,孩子们挖着细沙,追逐小螃蟹,玩得不亦乐乎;年轻的女孩拎着凉鞋,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;五颜六色的小帐篷,搭建在沙滩地势高的地方,玩累了,就进去小憩一会;海水一波波地涌来,亲吻着人们的肌肤,温柔而亲昵。

仰望苍穹,天空湛蓝,白云悠悠,周围的高楼大厦巍然矗立。大海深处,几艘巨大船舶隐隐露出白色的船舷,似乎正欲起航。海鸥在海面上鸣叫,婉转悦耳,她们不怕人,时常俯冲过来,叨走人们手中的面包屑。沿着沙滩漫步,沙子细软金黄,轻飘飘的,似欲将人陷进去;密密麻麻的小窟窿里,小螃蟹探头探脑,一旦察觉危险远去,立即钻出来,快速爬行。

海滩边的浅水处,零星散布着几个赶海人。身着黑色大短裤,白色汗衫,

左手拎着一个塑料桶,腰间系着一个塑料瓶,右手捏着一张铁锹。凝神看去,只见他们先用铁锹轻轻挖着细沙,如果细沙下有小孔冒着水泡,立即将塑料瓶口对准小孔,喷洒一点细盐,蛭子以为涨潮了,就会探出头来,赶海人用手捏住它,稍停一会,蛭子没劲了,自然就会束手就擒。有时还会随手挖到白蛤和香螺,那可是意外之喜。不一会儿,老道的赶海人就会挖到小半桶蛭子,惹得人们艳羡不已,恨不得冲上前大显身手,蛭子肉质肥美,味道鲜嫩,是不可多得的佳肴。

在游艇码头,登上一艘摩托艇,套上橙红色的救生衣,船老大一声吆喝,摩托艇引擎轰鸣,螺旋桨飞速转动,劈波斩浪,飞驰而去,潮润的海水扑面而来,眼

夏日的海

前徐徐展开一幅辽阔无垠的画卷。摩托艇像一条游鱼,灵活穿梭,大家紧紧抓着栏杆,眺望远方的海岛,海风呼啸灌满救生衣,似乎眨眼间就要御风而行。心里升腾起一种奇特的感觉,盼望着泛舟大海深处,却未能如意,摩托艇忽地“飘移”,竟是往回返了。近距离接触大海,你才会发现,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让人望而生畏,却慷慨无私而又豁达大度,海水看似浩浩荡荡,却是平静无言。

一对新人,在大海边取景拍婚纱照。新郎西装革履,新娘一袭白色婚纱,娇美动人,二人手牵着手,相依相偎,各自伸出一只手,在胸前比出“心”的造型,寓意心心相印。新人容光焕发,流露出喜悦无限的神情。大海,见

证了这个幸福的时刻。

夏日的海,也是外地游客最向往的打卡地,一辆辆旅游大巴和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泊在滨海路路边,首尾相衔,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,几乎要挤爆海边。大海敞开广阔的胸怀,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,一如热情淳朴的烟台人。

我喜欢这时的海,虽然喧哗,但是,充满了烟火气,人们赶海、洗海澡、挖蛭子、玩沙,乘坐摩托艇冲浪,即便什么也不做,就是随意地在海边走走看看,光着脚丫踩踩水,心里面也会感到平安喜乐。此时此刻,大海裸露出真实的自己,热情、爽朗、慷慨、宽容、平易,人们也展现出自己朴实纯真的一面,不用藏着掖着,不用端着,不用拿捏,不用附庸风雅,不用逢场作戏,自自然然就好。想笑就笑,想乐就乐,想玩就玩。如果说,冬日的海是沉静的,含蓄内敛,稳重平和,看似平静的外表下,蕴含着蓬勃的力量,而夏日的海是接地气的,热烈奔放,慷慨无私,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让你来了就不想走。

林春江



小时候,父亲总换着花样哄我吃苦瓜。有一回他做了苦瓜酿,先是把苦瓜切成小圆圈,中间填上我最爱吃的牛肉,再配上一颗红枸杞,蒸出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小花,看着是很诱人,我迟疑了一会,还是不敢尝试。

父亲趁机夹起一块苦瓜酿,凑到我的鼻子跟前,我连忙摇头。父亲则意味深长地对我说:“要学着去尝试那些你没做过的事情,尝尝看。”

在他不断地劝说下,我咬了一口,刹那间苦涩的味道在嘴里横溢开来。我正想吐掉,可是舌间却慢慢地生出一

丝甜味,似乎苦瓜的味道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苦。

有一段时间,我无法挣脱生活琐事之苦,朋友便约我登山。到半山腰的时候,朋友想换一条新路线,我看着前方望不到头的山路,心生胆怯,却不得不

跟了上去。忽然,一阵大风吹过,浓浓的白雾将整座山头包裹起来,我愈发不安,正不知去往何处时,远处传来一阵悦耳的铃铛声,我们只好循着这个声音向前。当山中的云雾慢慢散去,我不由得眼前一亮,绿色平整的小草铺满了好

人生过半才知甜

几个山峰,直入云端,一头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老牛正在引着一群小牛吃草。我沉浸在这如世外桃源般的怡人景色中,心情顿觉舒爽。原来,生活中的很多事情,也许就是要多一点点的勇气,勇往直前,就像穿过迷雾之后的山中,会看到美景一样,往往会有意外之喜。

人生过半,当我们允许更多未知的事物闯入生活,便会发现生活给予的意外之甜也越来越多。一如童年时吃的苦瓜,回味甘甜,我也才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意味深长。

赵雅倩

小时候,生产队种了很多茄子。秋天用马车往回拉,堆在场院像一座小山。阳光一照,升腾着淡淡的紫雾,仿佛飘着饭菜的香,安慰着童年对食物的饥渴。上小学,学到古诗句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,我头脑里即刻浮现出童年的“茄山”的情景,诗句与生活场景重叠在一起,茄子入了诗句。

我家用挎筐背回分的茄子,堆在闲屋炕上。屋里囤着菜,柴棚里堆着柴禾,灶膛里的火就会欢快地跳动,温暖着日子。母亲做饭的时候,把茄皮旋下细长的一根紫带,挂在晒衣绳上晾干,等吃的时候用水泡展。小拳头大的茄子,用开水焯一下,和萝卜条腌成酸菜,冬天和大白菜轮换着吃。

成堆的茄子,大多人家都饭菜一锅吃。大铁锅底熬着茄块和土豆块,锅边贴上玉米面饼子,菜咕嘟熟了,饭也熟了。记忆中,有时熬菜用米汤熬茄子,黏糊稀软。我吃了不少黑软的茄子,以及被茄汤浸染边儿的玉米面饼。“大锅饭”的腾腾热气和袅袅炊烟,融合成人间烟火。

我听过不少和茄子有关的歇后语,

土地佬不认识电灯泡——火茄子;元宵锅里煮茄子——大混蛋等。村里常把茄子当成“笨”“不成功”的代名词,比如哪个孩子学习不好,被称做“茄包子”;事情没有办成,说这事“茄子了”。书中也有类似的用法,《醒世姻缘》中“数冬瓜,道茄子”的意思,形容说话说话啰里啰嗦。看来茄子的“物语”贬义不少。

我对茄子的重新认识是读了《红楼梦》一书,里面写得最为详实的一道菜就是茄子羹。种了一辈子茄子,吃了一辈子的刘姥姥,在大观园吃茄子羹,没有吃出茄子味。曹公借王熙凤的口,道出佐料繁多、程序复杂的茄子羹做法。我一遍遍地读,勾勒着茄子羹的色香味形。在我用想象描摹时,茄子羹不再是一道菜,而是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“翠玉白菜”一样的极品。

茄子

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,看到一种茄子醉,“茄子醉是茄子切细丝,风干,封缸,发酵而成。……中国以醉为名的小菜别处也有,湖南有‘醉辣子’。古书里凡从酉的字都跟酒有点关系。茄子醉和醉辣子都是经过酒化了的,吃起来带酒香。”博学多识的美食家,把茄子醉写成一首小令,吟咏之间,绵润悠长。

我买了《家常菜大全》,按照书中做法,做了“鱼香茄子”“炸茄盒”等菜肴,摆在桌上成了美味珍馐。如今的茄子上大雅之堂,好像村姑掸掸泥土,穿上合体的旗袍,别有一番风姿。我用茄子做菜的同时,也了解不少相关的知识。

我国栽培茄子历史悠久,类型品种繁多,一般认为中国是茄子第二起源地。西晋嵇含撰写的植物学著作《南方

草木状》中说,华南一带有茄树,这是中国有关茄子的最早记载。至宋代苏颂撰写的《图经本草》记述当时南北除有紫茄、白茄、水茄外,江南一带还种有藤茄。从中医上讲,茄子味甘性寒,入脾胃大肠经,具有清热活血化瘀、利尿消肿、宽肠之功效。治肠风下血、热毒疮痛、皮肤溃疡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一书中记载,茄子治寒热,五脏劳,治温疾。

小时候经常看见有人生吃茄子,啃去紫皮,像吃苹果、梨一样大口咬,大口嚼,酣畅的声音很诱惑。我也吃了一小块,没什么味,不好吃。长大才知道茄子里面茄碱含量高,不宜生吃。但茄子始终伴随着我,它从弥漫着紫雾的茄山,到文学大家笔下的美食艺术,以及我用心制作的茄子系列菜,在我脑海中多次勾勒、叠加,留在记忆的场景中。在与茄子的关联中,想到它既可以是“下里巴人”的粗糙,也可以是“阳春白雪”的精致,还可以是贬义的代名词,但它始终不动声色地蹲在菜市场或厨房里,露出紫色比较独特的标识。

赵文新